



生命中也有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的時刻：讀陳玉慧《遇見大師流淚》

● 羅夏美*

筆者教習「旅行文學與電影」讀書會與課程多年，時逢新冠流行全球，封城鎖國，咫尺天涯。繭居的日子裡，想起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想起第一個引發我旅行文學興味的作家，想起學生們一張張天真爛漫，仍然對未知世界興致勃勃、充滿好奇的臉；率性重讀一本旅行散文集並為文誌之，聊以為寄，祈願世界早日重獲生機。

陳玉慧（1957-），旅歐臺灣作家，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語言系博士。曾參與歐、美、臺灣重要劇場的演出，曾於紐約及巴黎擔任駐外記者及編譯，曾為國際表演藝術策展人，現任臺灣聯合報駐歐洲特派員。著有散文集《你是否愛過》（2001）、《遇見大師流淚》（2005）等，小說《海神家族》（2004）、《CHINA》（2009）、《書迷》（2010）等，並不定期為多家德語媒體撰稿，曾多次獲得臺灣新聞及文學獎項。¹

《遇見大師流淚》²（以下簡稱《遇見》）是資深特派記者長年旅次中的聞思隨筆，內容是敘述者慣有的百科全書式書寫，為讀者捎來歐美各國的文藝名家閱聽體驗及花邊秘辛。包括哲學家尼采、沙特；文學家雨果、卡謬；心理學家佛洛伊德、榮格；音樂家舒伯特（Franz Schubert）、華格納（W.R. Wagner）；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 許雅貴，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¹ 羅夏美：〈暴遊與反思——陳玉慧《書迷》的後現代刺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11卷第4期，2017年12月，頁64。

² 陳玉慧：《遇見大師流淚》，臺北：大田出版社，2005年。

Beckett)、畫家塞尚、導演楚浮、攝影師布烈松 (H. C. Bresson)、搖滾樂手路·瑞德

.....

因為時空跨度，說是「遇見」，絕大多數並非臉龐面對面地遇見，而是聲氣相求的靈魂照見；說是「大師」，全書 50 篇，扣除留名青史的經典人物那些不同面向重複刻繪的篇章，以及圍繞大師周圍的花邊人物，真正的大師也不至於多得令讀者患了密集恐懼症了；說是「流淚」，全書唯一一個讓敘述者流淚的是音樂家舒伯特（陳玉慧，2005:136）。

經典名句「生命中也有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的時刻」³，一語中的地道出全書的關鍵議題——為什麼遇見大師會流淚？舒伯特〈鱒魚〉陪伴敘述者走過病懨懨的童年、聽〈未完成交響曲〉年少輕狂的大學時代、留學巴黎那些孤獨迷惘失戀聽〈冬之旅〉的歲月；及至後來，敘述者因為工作也因為天性而永遠在「在路上」⁴，那些時差恍惚，無以為繼的時刻，不管在奧地利、德國或是任何飄洋過海的異鄉街頭，即便不能聽舒伯特，一想起他的生平和創作，敘述者便淚流滿面。大師撥動心弦、撫慰靈魂，能夠共鳴的人自然心領神會；即便連大師都無言以對的，關於自我生命的百種艱難，一思及大師，他便能帶領人走過死蔭的幽谷，讓人有繼續匍匐前進的勇氣。雖然，每個人心目中的大師千差萬別。

《遇見》敘述者對恰特溫 (Bruce Chatwin) 這個旅行文學名家的賞析與秘辛速寫，透顯了真正走進她生命中的文學大師，遙相呼應地解讀了兩者的旅行上癮症以及散文風格。恰特溫寫阿根廷的《在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1977) 和寫澳洲的《歌路》(The Songlines.1987)，為當代旅行文學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他動輒辭去英國蘇富比拍賣公司及雜誌社高階高薪的職位，簡略交代一句話便揚長而去，隨即隱身於南美高原或澳洲內陸，長達好幾個月，然後又悠悠醒轉，重回文明世界，拋出他擲地做金石聲的旅行文學巨著，澳洲遊記甚至一連出了 5 本。他一直在苦苦追問著，為什麼他總是有著騷動不安的靈魂？因為長期的蘇富比的工作經驗，他的文筆生動而華麗；因為長期跟著土著游牧的生活歷練，他又能毅然斷捨離並欣賞各種地平線，讓文筆呈

³ 出自 “I'm afraid there are moments in life when even Schubert has nothing to say to us. We must admit, however, that they are our worst.”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1881).

⁴ 李欣倫：〈在路上，我寫作——從陳玉慧日記體散文與小說的互文探索女作家的自我凝視與寫作辯證〉，《東海中文學報》第 27 期，2014 年 6 月，頁 219—240。



現極簡以及影像化的風格。他在原住民游牧天性中為騷動不安的靈魂找到了答案，也找到自由。

《遇見》的敘述者因為讀了《歌路》而去了荒涼的澳洲內陸，但已經再也尋找不到那些還能吟唱無字天書的，歌之版圖的原住民了（陳玉慧，2005:118）。敘述者精神上也有著驛馬星當衝的旅行上癮重症，她來澳洲內陸追尋她大師的足跡，這裡關涉到全書的第二個關鍵議題——為什麼總是要生活在他方，總是翹首企盼他者的精神救贖，總是想要到處尋訪、遇見大師呢？而啟悟的答案並不在這裡，而是在寫赫塞（Hermann Hesse）的篇章裡，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赫塞，他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1922）以詩意的語言書寫印度悉達多王子的苦行、藝術與聲色奢華感官享受以及覺悟的三部曲。赫塞讓《遇見》的敘述者體會到所有的游牧者都是問神者，而每一條游牧的逃逸路線，都是離家的路也是回家的路；追尋自我的意義如此困難，赫塞讓她明白，她的游牧人生只能在自我實現中漸次完成（陳玉慧，2005:196）；因為有著東方佛學背景，《遇見》敘述者對騷動不安的靈魂問得更深；在恰特溫的游牧天性和自由之外，還有，你即是你自己游牧人生的導師，還有，這個世界並不是只有我們所看到的世界。

《遇見》的敘述者只賞析恰特溫兩本著作的內容，卻不自覺她的寫作風格也已與她的大師共鳴；她文筆的生動，比如寫現代/後現代編舞大師碧娜·鮑許（Pina Bausch）：「鮑許是詩人，她以舞者的身體寫詩……不管是吸血抽菸穿高跟鞋或者著長身華麗禮服，都具有一種天才般的感性，她也能把社會儀式編成蛇形運行，……她的靈魂之語說話時，我們看到了世界」（陳玉慧，2005:151）。她文筆的華麗，比如寫華格納：「他的歌劇描繪的人物除了人性也具有神性，都像歷史的巨人，他的場景龐大繁複，既有德國神話的背景，也有史詩般壯麗的色彩」（陳玉慧，2005:141）。她文筆的極簡，比如她在八〇年代一個賴在地板上聊天喝紅酒抽大麻的學生趴裡，遇見了乘興而來的76歲的攝影大師布烈松：「他的眼光不是凝視，而是直視，他什麼都看到了，他看到的並不只是構圖，而是一個流動的生命」（陳玉慧，2005:157）。

她文筆的影像化和電影感，在寫戲劇之神貝克特的篇章裡。1981年秋，敘述者在巴黎街頭遇見大師：「有一股說不出的精神吸引著我，你，我日思夜想的人，穿著一件





風衣戴著帽子，沙謬爾·貝克特先生，你微笑了，從頭上摘下了帽子，你看著我的眼睛，**bonjour!**你說，我也回答 **bonjour!**然後，你戴上帽子就從我面前向前走了，我回頭看你的高貴無比的背影」(陳玉慧，2005:199)敘述者畢生的想望便是想成為出色的劇作家，年輕時不顧一切地將生命投入劇場，之後雖參與過一些戲劇演出，但真正讓她成名的卻是旅行書寫與家族史小說。人畢竟是人，難以十項全能，對於生命中那些遇見的或擦肩錯過的大師，也只能喃喃目送，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